



中年張季鸞於天津

高集的父親在高集六歲時離開家鄉到天津投奔張季鸞。兩年後，高集也隨母親、哥哥遷居天津。

在老家時，童年的高集就常聽長輩講起姑媽姑父，說姑媽是大家閨秀，長得很漂亮，雖然沒有進過學堂，但天生聰穎，熟讀《紅樓夢》，對紅樓故事滾瓜爛熟。而姑父，是當今的名人，國學底子很深，以後留學東洋，學貫中西，寫文章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母親還說過，男孩子就該像姑父那樣，才能給家鄉長臉。高集幼小心靈裡，早就對姑父十分景慕了。

當然，真正了解姑父，是在高集長大以後。

張季鸞是在武昌起義爆發回國的，他協助于右任辦民立報。民國成立，于右任推薦張季鸞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他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這是張季鸞生平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另兩件是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會的榮譽獎章、五十歲得子）。同日，他在南京向上海民立報發回專電，報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和孫中山就任的消息，這是中國報紙的第一份專電。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以後，張季鸞結束了短暫的從政經歷，開始文人論政的生活。他先後在民立報、民信日報、中華新報擔任主筆或總編輯，撰文激烈反對袁世凱復辟和段祺瑞賣國，曾被當局兩次逮捕。一九二五年，中國最著名的報章大公報因經營不善停刊，次年張季鸞和老朋友胡政之、吳鼎昌一起接辦大公報，這就是新詎大公報。

張季鸞是位偉大的愛國者，只是愛國的方式與眾不同。他「一不搞實業，二不當官，三不加入任何黨派，只以一介書生的身份，貢獻言論，「以文論政」，「新聞救國」。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大公報重張之日，「他就任社評《本社同仁之志趣》中，鄭重提出「不黨、不賄、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從此主持大公報筆政達十五年之久。據統計，從辛亥革命時辦民立報到一九四一年去世，他大約寫了三千篇文章，絕大部分是社評。這些文章，無一不與中國的前途、命運相聯繫，無一不滲透著張季鸞的情感、才思和誠信。」

高集八歲那年，和母親、哥哥一起到了天津。當天，天色已晚，父親把他們接到姑父家暫住。姑父家在羅斯福路四面鐘附近。高集問姑媽能不能見見大名鼎鼎的姑父？姑媽告訴他們：「姑父不在家，上報館了，明天再見吧。平時，你們可不敢大聲說話，姑父身體不好，晚上做夜班，上午要睡覺的。」

第二天中午，姑媽見了高集，說，姑父要見你們，快去吧。高集和哥哥高之俠輕手輕腳地躡進門，只見一個身材瘦削、面頰清癯的老頭兒坐在一把圈椅裡，很和氣地說：「來了？昨天路上累不累？」又問他們幾歲，上什麼學。他們站得遠遠的，怯怯地回答了，並不敢靠近。姑父笑嘻嘻地對姑媽說：「你跟娃兒都說啥了？看把娃兒嚇的。」

在高集的心目中，姑父一定是個西北大漢，威嚴、偉岸，聲如洪鐘，沒想到姑父卻是如此和氣、說話聲音不大的小老頭兒，其實，那時的姑父也才四十歲。以後，高集在午飯或晚飯時偶爾能見到姑父。這時，姑父會抬頭招呼幾句，然後埋頭吃飯。多數情況下，高集和哥哥不敢打擾他，轉身就出去了。

張季鸞喜歡京劇，更喜歡崑曲，戲院裡有他的專座，看戲就是他最好的休息。他常和高集的父親一起去戲園子。有一次，還把高集也帶上了。看完戲，他就連直坐包車去報館。

高集的父親後來掙了些錢，在外面買了一棟小樓，搬出了張宅。每逢春節，他們都要到姑父姑媽家拜年，姑父總是很慈祥地摸摸兩個侄兒的頭，讓姑媽給每人兩塊錢。即使過年，姑父也很少休息，吃完年飯，就匆匆離去，似乎從沒有和大家一起守過夜。

高集知道姑父是辦報的，也知道他是寫文章的，但為什麼非要在夜裡寫呢？他怎麼也想不清楚。也許這點小小的好奇心，播下了一顆種籽，十多年後，終於在他的心田發芽了。

（「高集與張季鸞」之二）

初見姑父



人與事

高集八歲那年，和母親、哥哥一起到了天津。當天，天色已晚，父親把他們接到姑父家暫住。姑父家在羅斯福路四面鐘附近。高集問姑媽能不能見見大名鼎鼎的姑父？姑媽告訴他們：「姑父不在家，上報館了，明天再見吧。平時，你們可不敢大聲說話，姑父身體不好，晚上做夜班，上午要睡覺的。」

彌足珍貴的中外國禮

李景賢

一對「天鵝」換一雙熊貓

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訪華，給毛澤東主席帶來一件精緻而「沉重」的禮物，這就是上面提到的一對「天鵝」。在中美雙方交換禮品的儀式上，這位美國總統與政勃勃地向周恩來總理介紹了「天鵝」的選題和製作過程，之後說天鵝乃吉祥之鳥，但願這對美國「天鵝」能給美中友好帶來吉祥。

中美領導人欣賞一番美國「天鵝」之後，周總理設宴招待尼克松夫婦。宴會快結束時，只見坐在主桌旁邊的人突然全體起立，一陣陣碰杯聲、笑語聲「驚動」了「四鄰」。原來，在宴會開始時，周總理拿起桌上一盒熊貓牌香煙，問尼克松夫人：「喜歡嗎？」尼克松夫人答「喜歡」，但未解其深意。宴會快結束時，周總理對夫人說：熊貓很可愛，我曉得美國人民很喜歡，中國政府決定把一對大熊貓送給美國人民。尼克松夫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連連問：「是嗎？真的？這是真的嗎？」

大白菜·大吉斯·大鋼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應斯大林之邀，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

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我就聽說，毛主席訪蘇時，給斯大林送去了兩卡車山東大白菜和大鴨梨。我當時根本

就不相信，我們的偉大領袖怎麼可以給世界革命領袖送這樣的「土」禮。到外交部工作後，我曾就此傳聞求證過一位俄語翻譯前輩。他說，何止兩卡車，帶去的山東土特產，裝了滿滿三個火車車皮。對如此沉重的國禮，我還是將信將疑。三十年前，我查閱中蘇關係檔案時，偶然發現這批「寶貝」，便順手抄了下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電告中共山東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壽，中央決定送山東出產的大黃芽白菜大蘿蔔大蔥大梨子作壽禮。」他要求山東分局務必於十二月四日前，將這四樣特產「分別購買五千斤，共兩萬斤」；還特意交代：這些物品必須是最好的；並告「中央將派包機到濟南接運」。毛澤東所備的壽禮種類繁多，如：斯大林大元帥的絲織肖像一幅、瓷製肖像兩尊（一件為備用，怕在一連八九天的列車運送途中受損）。還有件無價之寶特別值得一提。毛澤東在斯大林生日當天早上，在下榻的賓館，用毛筆在宣紙上，用特大號字撰寫了一副壽聯：

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送壽聯時，我方譯員師哲把「東海」、「南山」的典故講給斯大林聽，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甚為高興。

毛澤東訪蘇後不久，斯大林給中共「四大書記」（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最高決策層）也贈送了相當重的禮物：每人一輛「吉斯」牌防彈小轎車。「吉斯」是個簡稱，這裡的「斯」字，是斯大林之意。這種車產於蘇聯一個名廠，該廠當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此車的車身很長、很大，專供政治局委員一級的黨政軍大員用。我們這些搞對蘇工作的人，稱這種車為「大吉斯」。

一九五七年，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訪華時，也送給毛澤東等主要领导人員很重的禮物：每人一台三角大鋼琴。上述「大吉斯」和大鋼琴，曾分別在中國軍事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展出過。（上）

討論出智慧

言止善

錢學森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東西，除了科學技術方面的建樹，濃濃的家國情懷等之外，還有，就是他對於我們學校教育在培養傑出人才方面缺少辦法感到的憂慮。仔細想一想，我們的學校教育的確是問題多多，這篇短文僅就教學的一個方面作些分析。

筆者在內地學校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年間，教學的基本形式幾乎沒有什麼大變，大都是教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聽和記。間或也有點討論，但不不過是點綴而已。

從不同的報道得知，發達國家裡，討論課常是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不但大學生、博士生經常討論，中學生，甚至小學生也有討論課。

一位美國加州的中學教師介紹她所授的英文課裡有托爾斯泰《國王和襯衣》的故事。其大意是，國王病了，身邊的人想出一個治療的辦法——先找到一個幸福的人，再將他的襯衣給國王穿上，國王就會痊愈。經過許多周折，總算找到了一個自認為自己幸福的人，因為他幹完一天活，剛吃了一頓飽飯，正在做放鬆活動。可是，他沒有襯衣。

學生開始了熱烈討論。一旁的教師並不向學生講什麼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只是啟發學生踴躍發言。有學生講，國王不應當擁有奪走國民幸福的權力，他的這種權力並不能使自己幸福起來。有的說，生病的人穿上一件幸福者的襯衣也不可能幸福，因為幸福只能來自一個人的內心，不可能來自一件穿在身上的襯衣。還有說，如果幸福真的來自一件有魔力的襯衣，而國王奪走了窮漢的襯衣，窮漢就不再幸福。《獨立宣言》告訴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是不可剝奪的。

有一位我國學者訪問日本中學，碰到一個班在上歷史課，學生們正在開展討論，討論題是：日本和中國之間，在十九世紀打了日清戰爭（我們稱甲午戰爭），在二十世紀打了日中戰爭（我們稱抗日戰爭），在二十一世紀如果日本跟中國交戰，你認為大概發生在什麼時候？可能的近因和遠因是什麼？如果日本贏了，贏在什麼地方？輸了是輸在什麼條件上？訪問者見證了學生們從歷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綜合分析後而進行的認真討論。

反觀我們的歷史教育，得高分的學生最重要的無非是要記住這類問題的答案——甲午戰爭是哪一年爆發的？中國戰敗後簽訂的什麼不平等條約？割讓了什麼土地？賠償了多少銀兩？

兩類學校的教育有什麼差別？培養的學生會有什麼差別？答案是不難得出的。

實際上，不但學生的成長有賴於討論，科學家也渴望討論。有報道說，中東某盛產石油的富國，以優厚的物質條件招攬全球頂級科技人才，響應者卻寥寥。因為許多科學家深知，如果沒有一群可以和他（或她）切磋的夥伴，其智慧便會枯竭。

錢學森本人已為我們可望展開的關於學校教育的討論開了一個頭：「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麼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

上帝和佛主

王志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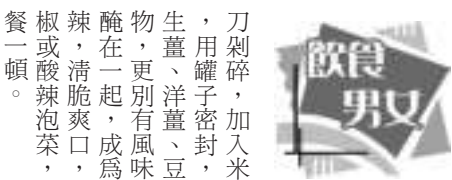
向來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有佛主。但和信奉上帝的信奉佛主的朋友們交往中，無意中看到了上帝和佛主在凡世中的無形力量，這時上帝和佛主在我心裡留下了莫名的敬仰。

說起上帝就想起韓國，尤其是夜晚首爾的上空閃爍著無數的十字架，在那個現代的動感城市中靜靜矗立著，和那個城市中保留著的儒教傳統一樣被韓國人追崇，並被視為高層次的階層的信仰，多為青年中人。傳統的佛教也被大多數人們信奉，多為老年者。不管是上帝和佛主都在首爾這個世界上最為傳統和現代的城市中和睦相處著。

星期天和雷打不動去教堂的韓國朋友做了一次「禮拜」，祈禱、唱讚美詩、讀經、講道、啟應、祝福、奉獻，讚美詩歌聲由心底迸發，飽含熱情和鬥志，激勵人們勇敢、奮進、全力拼搏。

何況湘菜的辣，有香辣、麻辣、酸辣、糊辣、油辣、鮮辣、苦辣等區別，加上與別的佐料配合使用，決不會使菜餚千篇一律，而且也和川菜的辣味有所不同。例如湘菜名菜「東安子雞」是用東安縣出產的黃色子雞煮熟後透入，切成大塊，然後將調好醋、薑、辣椒、鹽的雞湯淋入，用大碗扣住，反覆淋幾次，至調味道滲入雞肉為止。柳州有三家湖南人開的湘菜館，我品嚐過傳統名菜「東安子雞」、「麻辣子雞」。東安子雞以酸辣味為主，吃起來令人開胃生津，齒頰留香。而「麻辣子雞」是把子雞剔骨後切成丁，用紹酒、醬油、濕辣椒上漿，再滑油至熟，用紅辣椒片、花椒合炒，加入醋、醬油、青蒜段，勾芡淋油而成。麻辣子雞的特點是椒紅綠，又麻又辣，近於川味而又不同於川味。此外，還有「芝麻香酥雞」、「五元神仙雞」等等，都因烹法不同，配料不同，造成辣的程度不一樣，滋味也各有異趣。

湖南人怕不辣



飲食男女

辣，是湖南人的家常菜，最普遍的則是剁辣椒，即把新鮮的紅辣椒或黃辣椒搗爛後，摺去表面水分和灰土，用菜刀剁碎，加入米酒和適量的食鹽，拌勻後，用罐子密封，十天後即可食用。如加入生薑、洋薑、豆豉、曬乾的扁豆之類的食物，更別有風味。辣椒還可以與新鮮蔬菜醃在一起，成為酸辣泡菜，吃起來又酸又辣，清熱爽口，也其味無窮。只要有酸辣辣椒或酸辣泡菜，湖南人就會食慾大增，飽餐一頓。

即便是宴會筵席，辣依舊是湘菜的一大特色。有人也許會想，湘菜隻集辣，辣得嘴巴發麻，還能不能分辨各種菜餚的味道嗎？湖南人卻認為，湘菜蓋味卻不影響鮮味

張玉清

電影《毛澤東的愛情故事》裡有一個情節：毛澤東宴請米高揚。米高揚要與毛澤東比喝汾酒，而毛澤東則與他賽吃辣椒。米高揚撿了一口湖南辣椒就會吃不攏嘴，直向毛澤東卻若無其事地連吃數隻，還呵呵大笑地說：「不辣不革命！」這雖是電影，也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吃辣的習性。

辣，是湖南人的家常菜，最普遍的則是剁辣椒，即把新鮮的紅辣椒或黃辣椒搗爛後，摺去表面水分和灰土，用菜刀剁碎，加入米酒和適量的食鹽，拌勻後，用罐子密封，十天後即可食用。如加入生薑、洋薑、豆豉、曬乾的扁豆之類的食物，更別有風味。辣椒還可以與新鮮蔬菜醃在一起，成為酸辣泡菜，吃起來又酸又辣，清熱爽口，也其味無窮。只要有酸辣辣椒或酸辣泡菜，湖南人就會食慾大增，飽餐一頓。

鎖話瑣談

向明

《辭源》有曰：「鎖，古謂之鍵，今謂之鎖。」《辭海》對鎖的解釋是：「必須用鑰匙方能開脫的封鎖器。」這「封鎖器」可以封鎖房門，也可以封鎖箱子、抽屜等私人空間。其目的無非防盜和保密。害怕被偷，害怕自己的秘密，被人發覺了，都需要拿鎖給鎖好了。可見，這鎖的功能與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國是相背離的。

歷史上最早的鎖是木製的，構造極為簡單，不能防盜，只是作為一種象徵性的鎖。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中國就有了木結構鎖。

國外嘛，則是在中東亞述王宮殿廢墟裡也曾發現過這種鎖，距今也有四千多年歷史。是否據此認為，中國就是鎖的發源地呢？我看未必。因為史上沒有記載的情況挺多的，何況率先發明了「把門將軍」，也沒什麼好驕傲的。

據記載，金屬鎖由古羅馬人發明，中國的銅質金屬鎖則出現於漢代，稱三簧鎖或簧片鎖，它利用兩三片板狀銅片的彈力來開啓或封閉。現在古玩市場的地攤上，我們還可見到。當代人常用的鎖叫轉片鎖和彈子鎖，前者由十八世紀初英國人丹尼克發明；後者是美國人耶魯於一八六一年研製成功，其保密性好，堅固安全，可組成較多品種，至今流行不敗。

鎖之最主要特性，就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但較起真來，這話也不一定準確。以最普遍使用的機械轉片鎖為例，其互開率一般在千分之一左右，即一千把鎖中就有一把能互相打開的鑰匙。

換言之，如果鎖和鑰是一對矛盾的話，那麼矛與盾也有握手言歡、密切配合的時候。「萬能鑰匙」的出現，更讓一把匙鎖、開許多的鎖成為了可能。

「萬能鑰匙」的英文譯名為「百合匙」。顧名思義，就是能輕而易舉地打開各種鎖具的鑰匙。「萬能鑰匙」並非一把鑰匙，而是許多用鋼絲、鐵鉤和齒模製成的組合撥動工具的總稱。令人遺憾的是，在「萬能鑰匙」與鎖的長期較量中，作為「盾」一方的鎖，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下風。

有報道說，我國廣東小欖鎮有一號稱「防盜性能給世界上最先進的「偷盜技術」毀滅性一擊」的某牌原子鎖廠商，他們在廣告中宣稱：要給開鎖之人十萬元獎金。結果，短時間內就被一畢業於廣西師範大學的年輕人，用自己特製工具開啓了。沒有打不開的鎖，再次成為事實，這讓生產廠家又悔又恨，由此還引發了一場「惡貫反悔」的經濟官司。

如今的社會，是否堪稱太平盛世？我不敢肯定，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鎖廠，都在研發各式各樣的新型和高科技的鎖，也都用來防偷防盜的。

譬如，用字母或數字代替的編碼鎖；用密碼卡片開啓的電腦鎖；憑聲音開啓的辨音鎖；將人的指紋或眼底視網膜輸入鎖內，只有指紋或瞳膜相符才能開啓的電子鎖具等。反之，「萬能鑰匙」也在不斷地更新換代。像專門針對電子鎖具的智能解碼器、電子密碼機等，不僅有商店出售，網上也可以訂購。

人類迄今為止發明的所有的鎖，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安全措施。君子不用防，小人嘛，防不勝防是其一，其次，為了對付小人，唯有激發出人類所有的聰明才智，以更大的熱情、更專業的精神研製和開發各種新式的鎖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沒有一個完。至於什麼時候，道行天下，世界大同，鎖再次變為「一種象徵性的鎖」？還真不好說。